



“读李敖四题”之四

玩世醒世 骂世救世

刘才文

李敖在景美军法看守所坐牢时，有两年半之久一个人被关在“第八号”房，与白蚁、蟑螂、壁虎、蜘蛛、蜈蚣相伴。生死难卜中，他竟然有耐心营造关押他的牢笼。一块破木板架起来当书桌，占去了全房的二分之一。剩下的二分之一的空间，用于“散步”。空间狭小，暗无天日，“纵在晴天的时候，也令人有阴霾之感”。吃喝拉撒睡，成天累月就窝在里边。一日三餐及喝的水，都是从墙下边一个30x15厘米的小洞推进来的。屈辱、绝望、孤独、磨难都没能将其挑战的锐气毁灭。

李敖的感悟是：孤寂是自处于荒原、孤寂是独行坟场、孤寂是在什么声音都没有的时候看月亮。这是一种常人难以企及的境界。牢笼里大“隐”者李敖，从没放弃读书和写作，其许多作品是在牢里写成的。他说，真正第一流的强者，他一定不管造次与颠沛、荣枯与浮沉，永远保持他的本色，以本色示人，以本色战斗。我从无满脸骄气，却总有一身傲骨。

这就是李敖。

李敖行文思维独特，嬉笑怒骂，逻辑缜密。他说，其实女人被迫做娼妓并不可耻，她们只是出卖“肉体”。试问多少男人在自愿出卖他们的“灵魂”？“灵魂”都可以卖，“肉体”为什么不能卖？令被骂者无言以对。

李敖的《独白下的传统》出版时，其在扉页的题词是：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，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，李敖，李敖，嘴巴上骂我吹牛的人，心里都为我供了牌位。李敖认为，广告文字必须浓缩而奔放。他说，我在这方面得心应手，可谓千古独步。看上去其狂妄到了极点，但若试图否定之，却难以找足佐证的材料。林清玄说李敖是台湾黑夜最亮的那盏灯，西方传媒追捧李敖为“中国近代最杰出的批评家”。这可能是李敖排“前三名”的道理。

李敖有句名言：“我相信法律，却怀疑法官。”笔者认为，被怀疑的法官，还有别的大小官吏，从动物属性归类分，都是人，是人就有魔鬼的一面。权力天生是最大的春药，当权力“闹春”时，官员则必然是毁坏法律构架的恶魔，是扼杀和血腥的符号，是将民众关进笼子的凶手。对于权力，李敖不但执着地怀疑了一辈子，而且也不懈地挑战了一辈子，特别是对政权。他从理性的本能出发，攻击着腐化变质的权力状态，攻击那些普遍的、彻底的谎言。李敖藐视权力，敬畏法律，正是诸多文人所缺失的。

以世俗的角度看，若揪住李敖在性观念上的直白，似乎有可责之处，但从“法不禁止、个人可为”的观点看，虽有可责，但并不能减损其蔑视权力的巨大社会价值。作为有良知的人，宽容蔑视权力者的瑕疵，是自身的智慧，亦是对权力的蔑视。李敖不但是作家，更是理想与思想的实践者和开拓者，理论与实践兼行，与诸多理想与思想的抒发者或清谈者相比，更显得难能可贵。其以玩世来醒世，用骂世而救世，在战略上藐视敌人，在战术上重视敌人，堪称典范。李敖之狂，理当如此。

湘潭之行

甘建华

戊戌年五四青年节这天，徐爱国大兄开车，与我去湘潭大学出版社，商谈洛夫纪念文集出版事宜。

洛夫，一个终将被冠以“伟大”二字的诗人！自从先生3月19日在台北告别人世，作为其同乡晚辈深受教益的我们，心中的哀恸却久久挥之不去。他的诗歌艺术，他的天涯美学，在百年新诗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；他的交游四海，他的友好和善，在千年唐宋诗人中殊为罕见。这也是我邀约国内作家、诗人，共同编选洛夫纪念文集的根本原因。

一个多月以来，海内外悼念洛夫先生的诗文，虽然不能说车载斗量，的确如雪片般飞向衡阳晴好居。他们以各自的名气和文质，将自己的名字与洛夫先生连在一起。我们没有赶上李白、杜甫的时代，没有赶上胡适、艾青的时代，但赶上了诗魔洛夫的时代，何其有幸啊！

之前与湘大出版社几次电话沟通，业已初步达成共识。总编辑章育良、副社长蒋海文、总编室主任小张，听取了我的编选情况介绍。我给了他们一周前基本编定的各卷目录，他们给了我选题策划方案，双方谈得十分投机。对于我的“1+4方案”（包括1本《洛夫乡愁诗选》，4本纪念文集，即诗歌卷、散文卷、评论卷、访谈卷），他们表示认可。我建议趁机再做一本《洛夫美文精选》，他们也说，好啊！明确由我负责图书内容，与洛夫家人的协调，作者的版权和联络工作。他们负责出版发行，全球推广，海文兄担任责编，并配备两名助手协编。这套书有望做成湘大社的品牌图书，我建议赶上今年10月份的德国法兰克福书展，他们均表赞同。谈及编辑费和作者稿费，我希望在国家标准之上再高一点，他们欣然表示接受。

中餐设在校园内一家饭馆，副校长刘建平、社长颜佳华特地赶来作陪，宾主交谈甚欢。建平兄是全国有名的旅游学者，也是我的老朋友，这套书能够交给湘大社，与他有很大的关系。

饭后，海文兄和美女编辑李鸥陪游校园。湘潭大学坐落于伟人毛泽东的故乡，原本起名毛泽东大学，后经毛主席本人提议，沿用此名至今。校名是毛主席亲自题写的，并且指示：“一定要把湘潭大学办好！”1958年建校时，可能是中国校园面积最大的一所大学，整个校区超过

20万平方米。现在有大学号称最大者，其实说法也不一致，有可能是几所学校合并而成，或者是近年新建拓宽的，感觉并不能与湘潭大学相比——毕竟人家半个世纪前就阔了的！而且出了那么多的人才，在全国大学排名一直比较靠前。今年是其60周年校庆，听说各项工作正在有条不紊、紧锣密鼓地进行中。

冒着淅淅沥沥的小雨，我同徐哥前往市区齐白石纪念馆。它不但是湘潭市的地标，也是中国乃至世界的艺术地标，馆前的“大匠之门”镇石足以说明一切。在馆内大厅邂逅王奇志副馆长，他是中国美协、中国书协双料会员。虽然我们之前没有见过面，但有电话和微信联系。他曾赠我两幅书法作品，一幅是明代王肇《帆泊观湘》，一幅是当代冯友兰《满江红·西南联大校歌》，都将汇编入《衡阳诗词三百首》一书。

奇志兄安排一名导游，专为徐哥一人介绍。我因为来了多次，随意到处转悠。在齐白石一张拓印门条前驻足良久，越看越有意思，《画不卖与官家窃恐不祥告白》：“中外官长要买白石之画者，用代表人可也，不必亲驾到门。从来官不入民家，官入民家，主人不利。”落款是壬午年，算起来应该是1942年，其时北平沦陷，白石老人誓不与日寇合作，显示了他高贵劲拔的民族尊严和文人气节。

白石老人的门条幽默有趣，坊间多有故事流传，都是他生前随意书写，张贴于门首敬启来者。最有名的一张这样写道：“凡我门客，喜寻师母请安问好者，请莫再来！”读之让人莞尔绝倒。还有两张鬻画不论交情的，也都有名，一则：“绝止减画价！绝止吃饭馆！绝止照相！”后面加一行小字：“吾年八十矣，尺纸六圆，每圆加二角。”一则：“卖画不论交情，君子有耻，请照润格给钱。”直截了当，没有曲里拐弯。说白了，就是咱只谈钱，甭谈感情，谈感情伤钱——您呐！一张小小的门条，见出了这个湘潭人的性格和喜好，平添了文坛艺苑的轶闻谈资。现今一些三四流书画家，也想学这套路，动辄声明这个那个，可问题你不是齐白石

大师，你得先把字练好，把画画好，尤其是要把人做好。

临走时，保安遵嘱给了我十几本《盛世花开·走进新时代》画册，这是湘潭市花鸟画家协会今年初举办同名画展所制。前言有句颇得吾心：“草木葳蕤之致，鸟雀呼晴之灵，竹影云窗之幽，暮雨梨花之怜，诸多生命意象与人生感悟，无一不在艺术家笔下有所流淌，让我们心动，让我们向往。”说句大实话，湘潭花鸟画家的平均水平，远远高过北京、成都、杭州三地以外许多城市的画家，这一点有人不要不服气——毕竟这是齐白石大师的故乡！就我所认识的湘潭花鸟画家而言，老一辈有何雷衡，红花墨叶独步当今湖湘画坛；年轻一代有毛娟，韶山毛泽东宗亲，所绘荷花在中国作协会员中独标一格，甚至可以说在全国女作家中就是第一，没有之一之说。

徐哥先前一直做警察，难得有闲读书问道，退休后与我等成日游山玩水，渐渐喜欢文艺爱好风雅。虽然他曾经无数次奔走在G107国道，却每每与齐白石故居失之交臂，遂引以为平生憾事。今天既然无甚大事，我索性陪了他此心愿。因为到过齐白石故居，和没有到过齐白石故居，那是完全不一样的。

来到湘潭县白石铺李子坞，看门的老周头下班了，早已不知去向。我曾经来过多次，这样跑空却是第一回。好在房内并没有多少可看的東西，更不会有白石老人的花鸟真迹，值得看的也就是外观建筑。屋后高大茂盛的修篁、香樟掩映下，主体一横4间黄泥土砖茅草房，侧旁有牛栏和杂房，两处占地200平方米左右。听说最初建于清朝咸丰年间，现在的房子也是后人有所改建，大门上方是白石弟子李立早年篆书“齐白石故居”。12年前，这儿就是国务院颁布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，上网百度却依然说是湘潭县文保单位，想来这不应该是70多岁老周头的责任吧？

齐白石少时用棉花钓虾的星池塘，近来做了较大的修缮，四周砌了水泥护坡，塘坝两边立有绿色护栏。下坡处树上的李子色泽乌青，还得等一个多月才能吃，不知它曾见过芝木匠么？门前的稻田已经改做荷塘，嫩绿的荷叶正努力拔节，再过些日子，荷香飘逸，荷花绽放，又是一番完全不同的景致。